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風燭殘年，這句成語說是老年人的景況。「殘年」，就是來日無多，壽命有限，故曰「殘年」。「風燭」，把人的生命比作風中之燭，表示燭光可能隨時被風吹滅。「風燭殘年」，形容老年人的情景，唯妙唯肖。

孤獨感

自從老伴去世，我就是如此。孩子們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活動。最愛的小孫子，也隨他父母，風流快活去了。因為我的母親，要申請來港探親留證件，才需要我這個老父，千里迢迢，花十幾個鐘頭時間，回東莞去為她辦來港通行證。

「稚兒不知爺爺累，辦證只為子孫忙，老邁仍為此奔波，兒媳巧知恩否？」

臨時寫下這首打油詩，當然毫無平仄可言。春節將到，兒女各有各的活動，有的回鄉探親，有的要去杭州探望「契媽」，老人孑然一身，未必有人照顧，也只好認命了。

小孫子有時放學回家，獨自一人在玩他的玩具或iPad，還會和爺爺炫耀其砌成的「傑作」。但他的父親一回來，便帶他出去玩，把老父撇在一邊。

近日常常特別壞，報載當前十個長者就有一個患上抑鬱症。不過，據醫生評論，主要是經濟壓力和社交網絡萎縮，但我完全沒有這兩個問題，特別是社交活動，多得應接不暇。每星期其實大概只有兩三頓飯才會在家「享受」家備的「不良」飯菜。可能正因為如此，抑鬱症才不會上身。只是回到家裡，孤獨感又會強烈起來。

琴台

彥火

正如故宮後人歐陽武所說的：「文物「南遷」奇蹟，是一場舉國合力。」「它絕對不是一個博物院院長、幾個知識分子就能做到的，那個時候，有軍隊護衛，有人民支援。」

功伴魯壁

他告訴記者，文物運出北平時，每節車廂都有軍警，火車經過的每個分段，地方都會派出軍力，一些路段還設有騎兵，沿路跟着火車跑。

「到了樂山，存放文物需要借用人家的祠堂，幾個村子的族人沒有一話。」

他說：「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談價這類事，很多地方百姓都會包下來，他們也覺得這是責任。」

這些價值連城的文物落在老百姓手上，竟無一人心懷不仁、貪念，而是一心一意地珍重之，予以保護。

當年告別樂山安谷鄉村時，為答謝當地老百姓無私的義助，馬衡帶來了親自手書的「功伴魯壁」木匾六塊。

天音知玄

楊天命

中國古代的學問，最令人詬病的，是其「不夠科學」。這是我們今天站在「科學至上」的立場，回看古人智慧所作出的結論。無可否定，古代人的認知範圍中，有不少以偏概全、不待事實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古時候有許多見解，原本可以發展為「科學」，或者與「科學」有關。

堅「離地」市？

只是，當時的人們把它們當作神話、鬼故事看待，沒有深究，只當作奇聞趣事，十分可惜。比較有名的例子，有《聊齋誌異》的一則故事。閣下即使沒有細讀過《聊齋》，也應該聽說過它的大名。這本「講鬼古」的經典著作，輯錄了如《聶小倩》、《畫皮》等故事。

其中一則，名為《山市》，講述有人看到天空出現一個「城郭」，當中有宮殿、高樓等建築，還能看見人來人往。人們大吃一驚，把這「天空之城」當作「鬼市」。到了今天，我們知道，這應該就是「海市蜃樓」，是由大氣中光線折射而成的「玄虛」，並不是鬼魅作怪。

古人容易用「玄虛」的方式來解釋一些未知的、可能突破認知範圍的東西，把它當作「離地」的「山市」，忽略其中的現實作用。那麼我們呢？

天命不禁思考，有時候一些人看待玄學，也把它當作「離地」的「城市」一樣，忽略它的現實功用。尤其是在現在的「科學」社會，如果執意要用「科學」這把尺子量度玄學，難免引起偏見。但是，這兩者本來就屬於不同的思維系統，又如何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呢？

不同的思維方式，都有可能在講述世間真理，只是側重點各有不同。誰也難以得知世間道理的全部（科學也大有未知的領域），於是相互補充。在天命心中，這些探究真理的方法，都不是「離地」的，而是有現實功用的。

之，使儒家經典得以後傳。「倅」，在古漢語中是「比」的意思。「功伴魯壁」，意為保護故宮國寶的功勞，可以與魯壁藏書相提並論。

換言之，馬衡手書的「功伴魯壁」，是將樂山安谷鄉人民護衛的行動，與孔子第九代嫡孫孔鯨在家中牆壁夾縫裡保存聖人書籍的功勞相媲美。

幾十年後，特別是文革，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不少古蹟文物被毀，安谷鄉的祠堂也因而廢敗、消失，六塊木匾或被毀棄，或被鋸斷，已面目全非了。

二零一零年，年逾古稀的村民王聯春和劉文龍親自出資重建了朱潘劉三氏祠，闢為故宮南遷史料陳列館。

他們和安谷老夥伴們四處尋找文物南遷時留下的物件兒，其中有丟了蓋蓋的白瓷茶壺、鏽斑斑的燭台……還有三塊「功伴魯壁」木匾的局部，恰好可以完整拼出「功伴魯壁」四個字。

王聯春還從樂山市檔案館復印到了故宮先輩歐陽道達於一九四六年離開那裡時留下的感謝信：「……本院遷儲貴縣轄境安谷鄉文物，感荷貴縣政府始終愛護，並於典守事宜隨時惠予指導。八載於茲，文物賴以安然無恙，而先後移遷工作，復存熱心協助，藉以便利進行……。」

更叫王聯春驚喜的是，他還收到了歐陽道達的兒子歐陽定武從北京寄來的南遷文物老照片和歐陽道達先生生前用過的毛筆。

〔戰時故宮文物南遷記〕之六

後來又去鼓浪嶼，到舒婷成家後的祖屋小坐，她家門前有一顆老榕樹，當時是颱風過後，那棵老樹給吹倒了，幸好沒壓在房頂上。只是都過去好多年了，記憶的烙印在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不同的痕跡，那也是自然的事情。



廈門大學校園的林蔭道。 作者提供

受，早上的自助餐在花園裡兜兜轉轉，爬上爬下才找到，但環境好，路牌指示清晰。可惜食物品種雖多，但我們哪裡吃得動那麼多？尤其晚上去會所推拿，沿途見到一些穿泳衣的女人、光膀子的年輕推拿師在走來走去。

但鼓浪嶼我倒是熟，去過幾次。記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詩人C陪我前往，想去探望詩人舒婷，不料她去廬山開筆會去了，我在她爸爸的引領下，只看到她當時未出嫁前在鼓浪嶼小房子書桌前的那把老藤椅。那時只流行水壺式的大哥大，不但攜帶不便，價值也不菲。輕便手機還沒有面世，出門自然全靠公用電話聯絡，何況當時公用電話既少，私人用的更是萬中無一，全靠公用電話傳呼。想去探望人，許多時候只好撞彩了。記得那時在北京讀書，騎着自行車亂逛，事先也不知道誰是否在家。我還記得，蔡其嬌送我到鼓浪嶼碼頭，我往前走，他突然高喊一聲，我回過頭去，原來是他交給我當時即將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散文集《香港內外》寫的序言。這一晃，三十多年就過去了，恍如昨天的事情，依然歷歷在目。

廈門！廈門！

又到廈門，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街上的士不少，但即使空車，停不停，揚長而去的更多。只好傻等，怪不得人人有條件都買車啦！我們好在有在當地經商的阿順夫婦接應，外出沒有問題。

那天去廈門，又是趕飛機，一個人在機場流浪，躲進速食店喝下午茶，雞翼加咖啡，一面看《香港文化十論》。等到吃完喝完，一看錶，要等候的機還未能起飛。只好先去茶舖聊天，吃新摘的楊梅。記得在機場時有個中年婦人要錢，說餓了，要買麵包吃。本來想給，但給人制止，說，機場裡很多這樣的人，你給得幾多？我一想，在香港，已經有好幾次給人博同情騙去幾百塊，有一次在中環天星碼頭附近，有個中年人迎面而來，抓着我的手便嚷道：「呀！你不記得我了，我是你小學同學呀！」當時天已昏暗，我吃了一驚，心想並不認識他呀！腦子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那人又繼續訴苦，「你看電視新聞呀？我家剛給燒掉，現在我連飯錢都沒有了，你給我兩百塊啦，明天我上你公司還你好嗎？」看他一臉真摯，也沒細想，就掏出錢給他了。這才想起，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裡辦公呀，事後給朋友笑話同情心爆棚。既然如此，機場偶遇，萍水相逢，於是便轉身離去，但心中感感：萬一她真是餓了一天呢？回頭已不見其蹤影。也不能怪我，如今詐騙案頻頻，不久前就有在哈爾濱的大學同學C告訴我，有人冒充是我，去電說，要一萬塊急用，叫他匯款至某一戶口，他差一點上當。如

今世道，叫人無法輕信，尤其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世故嗎？是的，但沒辦法，不世故，就需準備隨時給人詐騙。金錢損失還不太要緊，給人背後取笑是個傻瓜才不值呢！

但在廈門晚飯時，阿順忽然在夜色中瞥見飯館玻璃窗外，有個穿着整齊中山裝的中年男人在徘徊，做了個肚子餓的姿勢，我們本待不理，但阿順卻吩咐女服務員把飯菜捧過去。但見那人接下，又是敬禮又是鞠躬，我暗想，看樣子他也是個知識分子吧？何至於淪落至此？他背後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故事是有的，走向廈門大學圖書館的時候，門前流動的公益演講海報，把我的陶姓，還原成繁體字的「塗」了。有人提議向主持人提出，我說不必了，反正留意的也就是我自己罷了。只是覺得鞋底不得動，記起來了，在莆田的時候，鞋底突然張開，我以為就此報銷，不料他們看了看，說沒事，只不過沒黏實，找個補鞋匠就可以了。識途老馬領着我們，來到城裡一處小弄堂式的過道，矮凳上坐着一個中年補鞋匠，戴着老花眼鏡，正低頭補鞋。別看那處貌不驚人，顧客，尤其是中年女顧客還真不少。我補一雙後腳跟，只收人民幣五元。同去的新加坡客人L笑道，可以考慮來這裡擺檔了！他給我的印象，並非人家說的那麼樸實，我的感覺是講起話來，往往有自誇的成分。但那也不要緊，萍水相逢，只不過一段同路而已，幾天後便分道揚鑣，何必認真？

住在莆田的御莊園溫泉度假村，倒是很好的享受。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又到了全國「兩會」時間，北京的天，乾而冷。霧霾沒有預想中那樣遮天蔽日，長久浸潤在南方濕潤空氣裡的鼻腔，還是嬌嫩的適應了好幾天，才略微暢快了些。忙裡偷閒，跟幾個女記者朋友一起，在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餐廳喝東西聊天，聽她們感慨身為女記者的諸多不易。

女記者的心酸事

供職於新媒體的小謝是個軍嫂，丈夫常年戍守邊疆。說起兩年前獨自留在醫院生孩子的事，依然記憶深刻。離預產期還有二十多天的時候，她還在「兩會」報道的後方緊張地做着新媒體的編輯工作。上完晚班回到家，已是九點多鐘，才準備洗洗休息，肚子突然隱隱作痛。

「白天只顧着編輯稿件，電話打打費了也沒顧上去充值，結果悲催了，都無法打電話叫車子來接我去醫院。」情急之下，她只好忍着陣痛，自己打開電腦，在網上聯絡了一部車子送她去醫院。

謝太謝地，儘管孩子比預產期提早了二十多天降生，總算是母子平安。「現在想想還覺得可怕，做個女記者還想生孩子，真是不容易。」

萃神

查小欣

亞視因經營不善，資金不足，長期拖欠員工薪金，不獲政府續牌，四月一日要停播，卻不單行，臨時清盤人決定提早遣散亞視全體員工，亞視勢被迫提早於周五（三月四日）停播。

亞視戲劇性續命

而萬利不在牌照有效期間尚餘二十七日的時候（四日），新投資者司榮彬，在千鈞一髮之際出手，令提早「關機」大結局戲劇性出現轉機，過程亦十分戲劇性，猶如獻贖金救人質。

就在盛傳亞視播當日早上，亞視股東代表召開記者會作出反擊，各代表一字排開，氣勢如虹，叫人愕然的是，他們在鏡頭面前打開一個手提箱，晒出裡面放了一疊疊千元港幣現鈔，報稱有五百萬現金及展示一張五百萬元的支票，代表稱是司榮彬準備「送給亞視」的。既然這麼大方慷慨，為何不早先「送」來，以解員工燃眉之急？不過，金光耀目的千元現鈔，疑以其他物件墊高紙幣，底部紙幣也是紅色，似是百元鈔票，而非表面的千元大鈔。

同場他又公佈未來三年百億（港幣）大計，更播放亞視未來三年的百億投資大計的宣傳片，又稱將會發展八大頻道，真是信不信由你。

現司榮彬一方承諾回亞視提供八百萬，亞視將重新聘請一百六十名員工，並在日前向他們支付三月份薪金，以維持營運至四月一日牌照最後限期，算是續命成功，但未來二十多日，會否出現變數則不得而知。

提早「關機」事件輕輕一面，是各傳媒都派出記者到亞視位於偏遠的大埔廠房外等「關機」，謠言等死隊」。亞視將亡，卻為小販製造了一個商機，幾十個記者在亞視門外守候，附近無任何便利店之類，記者日曬雨淋，由早上等到傍晚已水盡糧絕。就在此刻，熱氣球、小販大車推着滿車冰鎮椰漿飲料到場，還有熱騰騰的魚蛋、燒賣、炸雞翼供應，價格又相宜，吸引一眾記者湧前購買。小販大姐觸覺敏銳，得到幾百元生意進帳。

路地

湯穎兆

母乳的好，當然人人知道。近來看到兩個媽媽的親身驗證，更是十分有趣。

媽媽A是微生物學家，一次把自己的母乳放到顯微鏡之下，看到林林總總的小點在游來游去，包括白血球、脂肪球，還有約四百種的營養素，是配方奶的八倍。而她也將配方奶放到顯微鏡之下，一片死水，什麼活的東西也沒有。

媽媽B在孩子生病時，偶爾發現自己泵出來的奶，與平時不同。後來發現，是因為抗體增多了，所以顏色淺淡不同了。原來，親體寶寶的唾液會經過媽媽的乳頭，進入媽媽體內。唾液的細菌或病毒，會刺激媽媽的免疫大軍，製造更多抗體，供給寶寶，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但有趣的是，二三十年前，所有醫院也派奶粉，不鼓勵母乳。這個簡單的故事，說明了健康知識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從來都在一直改變。從前，未有「科學」，口耳相傳，由老人家教年輕一輩，講究經驗。然後社會進步，科學進步，有不同的專家給意見，又有不同的商家、藥廠提供產品。然後政府或中立的權威機構，時而批評那些專家，時而又叫人聽專家的說話，看得眼花繚亂。

各國及世衛多年縱容奶粉商，沒有批評其聲明之餘，更讓其進駐各醫院診所，到一天發現醫療系統負擔不了過多病童，重新證明母乳的偉大，才鼓勵各國政府重新執掌話語權，力陳母乳的好處。

我想說的是，在一眾科學與商業糾纏的生態下，我們如何能分辨什麼是好的？以上兩位媽媽示範了親身驗證，但若能驗證，其實循最原始的方法就可以——尊重身體的結構及大自然的定律。

母乳就是寶寶在媽媽懷裡吃的，應該一直吃，直至加入食物。親體才能保持互動，不只是親子感覺，更造就媽媽能迎合抗體的創造，寶寶的生長需要，奶液應該是輔助及必要時才用心。加進食物時，為何要執着有機或至少非基因改造食物？用同一道理，每種生物都是大自然互動下的成果，其改造食物和大自然食物被營養師說成是相差無幾，我們不能判斷，不如就由原始直覺去告知我們。

多相信大自然定律，對寶寶的健康有益。

百家廊

陶然